安全教育究竟 离大学生多远？

易蓉 （上海交通大学）

节假日外出旅游，你会和小伙伴事先买好保险吗？你会关注旅行线路的安全性吗？到达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你会观察安全出口的位置，提前了解逃生路线吗？天灾不会天天发生，人祸不会人人遇到，所以安全知识和急救逃生技能无需掌握？

外滩踩踏事件伤亡名单上的花季少年，距离你我并不遥远。多起安全事件带来沉重阴影，惋惜、追忆和问责的同时，我们不禁反思，安全教育究竟距离大学生有多远？

■ 鲜花寄托哀思，也提醒人们吸取血的教训，加强安全意识 孙中钦 摄

尴尬：性价比不高 难纳入学分

“想成立一个灾难教育学习小组，有兴趣的举个手。”听闻校友在外滩踩踏事件中不幸伤亡，华东政法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杨济威心情沉重。他昨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号召，想成立一个小组，先自觉补上应急管理和安全教育的知识，再向更大范围宣传普及。“隐患离我们太近了——校园用电、火灾、踩踏、交通等等，但是我们的安全意识偏偏这么低，以为安全问题离我们很远。”踩踏事件给杨济威带来很大震动，他反思认为，同学们对安全问题并不重视，许多知识并不掌握。

别说遇到灾害事件的极端情况，就是平日擦伤、骨折等小意外，有效自救和互助也很少，多数学生的安全意识十分淡薄，救援技能微乎其微。一个大四学生回忆，大学四年几乎没接触过“正式”的安全教育。上过一节安全教育课，在操场“围观”急救包扎，但自己没动手。

这里提到的“安全教育课”是沪上各高校的一个“规定动作”。2008年，上海市编写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大纲》，对本市高校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目标、基本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核评价和教学管理等做了统一的明确规定，要求各高校将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建立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安全教育师资队伍。2010年，上海市教委出版《上海市大学生安全教育读本》，涉及防盗、防火、防事故等多方面，成为安全教育教材。这些在全国都走在前列。

然而，安全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安全教育需要定期与不定期结合，周期长，效果隐性，沪上一所高校从事安全工作的教师用“性价比不高”来形容这项工作的无奈。《大纲》提到，各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学生培养目标设计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结果具体实施五花八门。另一方面，“安全教育应该在中小学就完成”的观点也阻碍了高校安全教育课程化和学分化。有高校曾尝试将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学分，却没有通过由教授掌舵的教学委员会，理由是“小学就该掌握的内容，大学竟要用学分完成，岂非笑话？”

教授们的观点不无道理，安全教育的确应该从小抓起。在欧美校园，室内均有逃生路线指示图，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逃生门采用特殊防拥挤门锁，小学阶段就会参加与消防救护等部门的社区联谊，学习基本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尽管国内安全教育正逐渐受到重视，但多数大学生直到毕业也依然处于安全教育严重缺失的状态，急需补课。

定位：校园安全员 社区救援队

官方教育收效甚微，一些学生组织或社团开始尝试通过朋辈教育、兴趣导向等方式在校内外进行安全教育。从2012年起，上海交通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在校方支持下在军训中培训现场急救技能、火灾演练等，目前在3届学生中普及率达100%。组织负责人、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赵恺介绍，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包扎固定等内容，针对火灾水灾、交通事故、大型活动突发等情景演练。还通过交大后勤保障处创设的服务微信“交大生活”向学生们推送急救常识等内容。此外，交大校医院院长刘金生开设的《急救与自救》选修课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百名学生的计划人数总是全部选满；同济大学通过大学生安全朋辈课堂普及安全知识，鼓励学生互助、关爱；一些户外社团也会提供野外生存技能等培训。

两年前，余姚发生水灾，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沈吉利心忧家乡，组织志愿者募集物资返乡救灾。此前，沈吉利从未接触过防灾减灾，亲历水灾救援后，她深刻感受到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救援技能的重要。后来，沈吉利成为余姚救援队队长，队伍纳入了长三角救援体系，她通过学习、培训和实战成为一名专业救援队员。高校安全事件频发，学生普遍缺乏安全意识和技能，促使她萌发了组建社团的想法，希望通过普及和培训让大学生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培养减灾防灾意识。去年10月，上政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社成立，成为长三角地区唯一应急救援领域的专业高校社团。尽管不是招新的季节，社团仍然吸引了50名学生的参与。

在沈吉利的努力下，社团已邀请消防队员、专科医生、救援队队长等专家培训相关知识和技能。“社会上有民间救援队，但校园安全教育欠缺，能提供培训的专业人才非常少，”她介绍说，“我们对大学生的定位是校园安全员和社区救援队。培训内容除了学习理论，还会通过大量实践手把手救援技能。其实许多技能是一个个简单的动作，并不难掌握。”

目标：追求专业性 辐射中小学

上政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社成员王楠，平时只要看到安全事件的消息，就去查询相关预防知识。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她学会了包扎、用灭火器、打逃生绳结。“我知道了火灾逃生应该怎么做，用湿毛巾捂口鼻，然后匍匐前进。我把这些知识告诉亲友，希望能帮到更多人。”

安全教育的专业性十分必要，如果一知半解，可能反而对救援带来负面效果。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沈吉利立刻整理材料，制作了关于踩踏预防、自救和互助的普及内容，召集学生展开培训。尽管成立不久，救援社已经成为上政的热门社团。沈吉利计划与沪上高校结成联盟，让更多大学生加入应急救援的专业培训。“教育和培训的目的，是让学生们学会互助，发挥团队的力量。”

沈吉利多次强调“专业”，分别邀请骨科、外科和内科医生来培训医疗急救。她对社团的定位是不仅培训“安全员”，更要形成包括校园特点和灾害特点结合的安全体系（预案）。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能直接发挥救援队的作用。“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到灾区救援，而是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更专业的身份在校内或社区发挥作用。”根据培训目标，社团一般志愿者也能掌握院前急救、手台通讯使用、GPS寻人、帮助疏散、扑救火灾、安全绳索逃生等基本技能。

不过，安全教育并不是大多数社团或组织唯一的活动内容。涉及安全技能的专业培训，受到资源限制而不够全面，实践也很有限。像上政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社这样的专业培训，能覆盖到的学生仍是少数。不过，社团成立2个月就能成为学校热门社团，为沈吉利带来信心。她计划今年推广结成大学生防减灾应急救援联盟。“希望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不仅会在高校进行，还会通过大学生群体纵向延伸到中小学，让学长学姐来影响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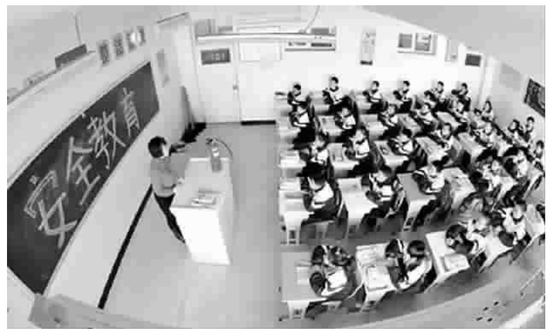
思考：莫到出事时 才觉技能少

杨济威觉得，安全问题其实离每个人都很近。“好像总是要等到出事以后，大家才开始关注安全问题，平时就算拿到相关宣传资料也不会在意。”一个学生感慨道，“如果是必修课，要拿学分，可能大家才会有动力。”

高校辅导员也是安全教育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却常常感到“被动”。理论上，入校时，一些高校要求学生签署安全承诺书，出行时应该告知辅导员，由辅导员给出安全提醒，包括出行安全线路规划、保险购买等。但实际上，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大都习惯于自由支配生活，鲜有主动告知去向的学生。

真正掌握救援技能的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为数不多，即便是这些少数群体，在偶遇突发事件时，也未必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所以许多同学认为“学了也没用”。赵恺曾偶遇一个司机晕厥，尽管已经参加过多次急救比赛，但要在真人身上按压也多少令他有些发怵。“后来正好有一个医生经过，我就协助他做了一些抢救辅助。”即便如此，赵恺仍然认为，安全教育是必要的，“天灾人祸并不会天天发生，但小到同学打球骨折倒地，或是偶遇走丢的孩童和老人，都需要具有安全教育的基础，来给出更专业、冷静和有效的应对。”

大学校园里的安全教育如何“入心”，大学生何时才能补上合格的安全教育课，在普及教量和提高专业度之间，如何探寻到适合的边界，这些仍然需要思考。



■ 安全教育在许多中小学课堂里还流于表面

■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沈吉利立刻整理材料，召集学生展开安全培训

■ 上海交大在军训时开展现场急救培训

■ 学校偶尔会安排安全演习，但还缺乏完整的安全教育体系

学生旅游安全事件频发，高校普遍缺乏安全教育，公共安全专家藤五晓呼吁——

尽快落到实处 别再纸上谈兵

2014年最后几十分钟，外滩海关钟声敲响前的一刻，一场惨剧将时间定格：陈毅广场台阶上的人墙轰然“倒塌”，36条年轻生命就此陨落，其中不少人是在校大学生。就在当天下午，上海几十所高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向外滩集中，他们原本是要去参加一场跨年的嘉年华，没想到，对部分同学而言，这次旅途成了人生终点。

近年来，节假日期间大学生旅游安全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关注。2002年8月，北京大学山鹰社5名学生攀登西藏希夏邦玛西峰时，遭遇雪崩身亡；2010年12月，复旦大学学生在黄山走入非旅游路线遇险，一名民警在救人时牺牲；2012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数十名学生自发出游，在太湖游船时发生意外，导致4死4伤……每次，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时，总有人呼吁，大学应当吸取血的教训，强化安全教育。可是，悲剧却并未戛然而止。

有逃生演习 无整体概念

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排摸信息表明，当晚，全校1.8万名学生中，305人从松江来到外滩迎接新年。小范就是其中一员，她回忆，晚上六点多钟，外滩已人山人海，“但当时并没感觉到危险，还觉得人越多越好，气氛越热烈。”小范说，自己在高中时曾参加过逃生演习，不过，那都是面对火灾和地震的，也在电视新闻上听到过踩踏事件，“可事不关己，关于踩踏事件如何发生，并没有概念。更不知道，人流已经多到接近危急时刻。”

小范同学坦言，从高中到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安全教育。每次总是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后，学校会强调一下安全。比如有地震了，讲一下逃生知识，有火灾了，讲一下防火安全，没有形成一个安全的整体概念。到了节假日，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会多提一句“要注意安全”。她说：“当灾难降临时，很多同学都猝不及防，手足无措。”

近几年的多起大学生旅游安全事件也体现相同特点，即有些大学生曾接受过安全教育，心里也明白“安全第一”的道理，却由于缺乏系统规范的教育，事到临头，往往将安全意识扔到一边。2010年，复旦多名学生赴黄山探险，组织者就自以为户外探险经验丰富，选择险路，酿成大祸；2012年，交大学生在太湖登上快艇时，没穿救生衣，耽搁了对溺水者的救援时机，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

重书本知识 轻技能培养

“很多常识，都是安全教育中必然会学到的。比如，遇到大客流时应避让，坐飞机时要戴安全带，漂流时要穿救生衣。然而就是这些细节，往往被年轻大学生所忽视。”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专家藤五晓教授认为，尽管早在1996年，国家就将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但实际上，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远远不够，到了大学，更缺乏统一的安全教育课程。

藤五晓说，我国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平常有交通、消防等方面的安全教育，但多半是零散的。而侧重书本知识，忽视技能培养亦是安全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藤五晓说，反观日本，安全教育不仅已成体系，而且分门别类，非常专业。“地震防范自不用说，仅以交通安全为例，一旦学生超过13岁，就会请来交警上课，交通安全条例从此就印在孩子脑中，可能终生难忘。”相比之下，我国的安全教育师资专业性有待加强，课程形式及内容也有待深化。

喜欢自由行 不愿受约束

多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出游时的安全意识不强。山东一所高校调查学生“清明春游安全意识”，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安全意识薄弱。例如，“外出旅游时会携带常用和应急药品吗”一栏，86%的同学选择“不会”；“到旅游地点后会主动了解其突发事故处理部门电话吗”一栏，92%的人选择“不会”。重庆某高校一项调查显示，85%的受访学生走出校门旅游时，“没想到会发生危险。”而大学生在线的调查则显示，六成以上的大学生外出时喜欢选择自由行，不愿受到过多约束。

“许多大学生远离家人，相对自由的独立生活为其参与跨年、旅游、探险等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处一名教师说，过去人们出游机会少，经验也少，比较小心。如今大家出游机会多了，经验丰富了，胆子也大了。特别是一些90后大学生，追求刺激和挑战，经常通过网上、俱乐部等方式组成临时团队，前往一些未知地带。至于跨年的集中欢庆，也是他们喜欢参与的活动。但是，年轻人血气方刚，重冒险、轻安全，一旦缺少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容易诱发乐极生悲的事件。

转教育方式 增安全意识

在采访中，多名高校负责人均指出，高校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转变安全教育方式。“虽然每个学期学校都会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到节假日之前，安全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但从实际收效来看，这种例行公事式的安全教育，显然很难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华东理工大学一名老师认为，学校安全教育方式不当，是导致大学生安全意识不强的主要原因。“很多学生压根就想不到安全问题，或者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警惕。”

“我感觉大学里就没有像样的安全教育，只是在大一入学时提醒一下，每次都是在事故发生后，学校才会叮嘱学生注意安全。”藤五晓教授认为，“学生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对迎接新年的渴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缺乏户外生存能力，学校只有提供系统的安全教育，才能引起学生对安全问题的足够重视。”

藤五晓希望：“如果我们每个学生走出校门时，都有一份自觉的安全意识；如果我们每个学生遇见超大人流时，马上能感觉到危险，主动避让。或许，外滩悲剧就不会上演。”他呼吁，学校的安全教育体系应当马上启动，而不应总是纸上谈兵。 张炯强

乐极亦生悲 生死一线间

路明（华东理工大学）

那年，我们几个大一的学生，从静安寺一路走到外滩，寒风中等待新年倒计时。三……二……一！现场一片欢腾，人们互相祝福拥抱，世界如此美好。

接着是大撤离。小伙伴各自随人流散去，像退潮时的小鱼。为了争夺一辆出租车，刚才还热情拥抱的人们开始推搡、辱骂、打架。我只得一路走回家，无数载客的出租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一张张疲惫的脸。

从此不喜欢往热闹的地方去。人山人海，人潮涌动，身不由己，让我恐惧。

逝者和伤者，大多是年轻人吧。唯有青春无畏，才会在天寒地冻的夜晚外出狂欢。

压力山大的白领，身在异乡的学生，难得相聚的情侣，或追求刺激或排遣孤独，抱团取暖，不过是为了让生命记住这一刻。

外滩有多热闹，这座城市就有多孤独。

这一刻定格36条生命。年轻的血在夜晚冷却，2014是他们跨不过的年。

有太多的震惊和反省。原来乐极亦生悲，原来死生一线间。

愿这黑暗的一夜教会我们珍惜。